

琴台

潘國森

南京夫子廟

入到婚宴會場，親友賓客已全數入座，人聲鼎沸，甚是熱鬧。我與新郎還是第一次見面，因節目繁忙，就由「新老爺」（新郎的令尊）的好朋友招呼我這個遠來的不速之客。

與新郎結緣，完全在於互聯網上，古人說「天涯若比鄰」，到了今天才是真正實現。年前我成立了「廣府話保育協會」，不定期發佈用廣府話製作的視頻。因留了聯絡電郵，這位小朋友有興趣要學粵方言，聯絡上之後還幫我當義工，將我簡單錄音的音檔配了字幕和做了簡單的後期製作，成了視頻。我想他幫忙做詩詞節目，他卻想我朗讀儒家經典，結果各忙各的，我還欠他許多錄音未做呢！

轉眼數年已過，原本留學在外的小朋友學成回國並成家，問我是否可以拍一段視頻，講幾句祝賀語。我想倒不如直接來到現場湊興。他小兩口遇上國家改變一孩政策，到我在台說話，就說了「努力工作，多生孩子」。因為小夫妻都是高材生，最宜快快樂生兩個娃娃，說不定幾年後這人口政策又再放寬呢！

因為北京的「領導」要過兩天才回京，正好在這中間的空檔到南京待一待、逛一逛。主人家甚客氣，專車送我到南京，又接連請吃晚飯，只因都要上班，白天就不能陪我遊玩。與新老爺和他的好友年紀相若，談得投契，因我年紀比新老爺還長了好幾歲，新老爺說以後孩子要改口叫我伯伯了。他們考量了我的喜好，建議我到夫子廟走走。因為有智能手機帶路，倒也簡便。在南京地鐵站，見到

站內許多大型宣傳海報，都是些德育與國民教育的材料，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漫畫表達，都是給小孩子學習的內容。各款圖畫上寫有美術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敬業、愛國、誠信、友善、富強、民主、文明等等。

頻年以來，香港反對派鎮日價只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卻從不講平等、公正、誠信、文明。只講「人權」而不講個人道德操守和義務，於是乎近幾年香港社會戾氣深種、亂象橫生。南京地鐵的宣傳品除了用兩字詞來灌輸推廣正面價值觀，還有較長的句子，如「非寧靜無以致遠」、「勤勞人吉祥人」、「勤勞人家福運長」、「奔夢路上霞光滿天」、「中華圓夢春滿園」等。今天香港有些「白面書生」清談誤導，他們的主要毛病，恐怕該是做人既不勤勞，待人亦不友善之故。

一個人逛夫子廟，發現手上現金只剩數十元，好在有支付寶，可以放心消費。夫子廟內有一個「華夏教育展」，展品非常豐富，大開眼界，這要另文介紹了。忽發一奇想，中國地大物博，各地旅遊景點有大量歷史文化瑰寶，單這個地方不大的夫子廟的景物展品就看不完。以現在資訊科技的發達，可以將這許多文化遺產統一放上互聯網，遊人就不怕錯過任何有趣的事物了。然後啞然失笑，雖則現場參觀與看紀錄片感覺不一樣，但是將夫子廟內一景一物都拍攝上網，無可避免會影響旅遊業的收益。在文化推廣和經濟效益之間要有平衡，還得要從長計議了。（兩京遊蹤之二）

發式

余盈

人大了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我是主持電台深宵節目的人，所以通常主持完節目之後，便吃個早餐，洗個澡，看看電視便去睡覺，通常大概也用上兩個小時，所以也大概八時多便上床睡覺，而如果下午沒有什麼事情要幹，我通常也會睡足八小時才起床。所以每當起床之後，便有很多不同的留言要回覆，畢竟我睡覺的時候就是別人工作的時間。

今天起來的時候，看見一些聯絡軟件的留言，才發現我的表弟跟我說，他的父親，即是我的姨丈剛去世，問我有沒有一些相熟辦理身後事的人可介紹。在我還是睡眼惺忪的情況下，立刻醒過來，還幫他聯絡有關的人，希望可以為他們盡一點力。

還記得十二年前，電台要改革節目，公司要求我本來在黃昏時段主持的節目改到凌晨時分，因為相信很多人也會覺得這個時段的節目沒太多人收聽，所以我當時也有點失落，接着便收到醫院的電話說我祖母因內出血而致心臟病發，還可能在數小時後便會離世，你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我受到多大打擊，好像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同時出現，當時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因為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手腳也亂了，但剛好有個同事的親戚就是幫人辦理身後事的人，結果找上他幫忙。

因為我的祖母很愛惜我，我從小開始，她也喜歡跟我一起出門去探望一

些親戚，所以我跟她的感情特別好。所以當收到她即將離世的消息，除了趕快到醫院探望她之外，已經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在數個小時之後她真的離開了我們，當時除了忍住傷痛之外，就要努力去為祖母辦理身後事，雖然煩瑣，但也要忍住悲傷做好一切，希望可以讓祖母好好地完成人生的過程。

還記得在喪禮的兩天，我的姨丈及姨親戚也好像我的父母一樣，很幫忙，因為自己的父母當時還在外國趕不及來香港辦理，所以他們很有心地兩天也出席幫忙，這些好意，我一直記在心中，想不到過了十二年之後，我的姨丈也走到人生最後的階段，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為他做一點事。

其實人大了，總是要面對生離死別，雖然我相信每一個人不願意也不想這一天到臨，但我們也沒辦法可以控制得到。所以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在想，要有心理準備，但我同樣也會懂得去珍惜身邊每一個人，特別是親人，所以一有時間我便會跟父母聯絡，在電話中說什麼也不重要，只要聽到他們的聲音已經覺得安慰，畢竟他們年紀也大，能夠有健康的身體繼續生活下去，已經很感恩。

所以我覺得，身為子女的人們，多點關心自己的父母，不要給自己後悔。

生活

吳康民

憶烈士李清薇

培僑中學在二戰後開辦之初，有一批年輕的東江縱隊隊員前來就讀，他們雖略為超齡，因戰時失學青年眾多，戰後重新拾起書包就學的青年不少。我剛在大學畢業後到培僑任教，高中部的學生不少和我的年齡差不多，我這個「先生仔」有時會被超齡的女學生取笑。

近讀到一篇《憶李清薇烈士》的文章，講的是一位香港富家少女，父親是在香港經營建築行業的豪富巨商，家庭生活富裕舒適，只是在太平洋戰爭初起，香港淪陷，她幾經顛沛流離，逃難至老家惠陽，殘酷的現實，並在地下黨的教育底下，她毅然投身於抗日洪流。戰後的一九四六年，回港就讀於培僑中學，在校內進一步接受愛國革命教育。

一九四八年一月，李清薇受到革命思想影響，離開學校，奔赴惠陽山區，參加武裝鬥爭訓練，並把城市女子的披肩髮剪成與耳朵平齊的短髮，換上男女一式的游擊隊員的黑色對襟制服，腰裡掛上一支左輪槍，戴上五角軍帽，一位香港小姐，驟然變成英姿颯爽的戰士。在校中，我對這位女學生印象不深，但當年學校在加路連山孔聖堂演出話劇《人之初》，我倒是很有印象的。但不知道她就是這次公演的「後台主任」，負責籌借各式服裝道具。

一九四七年校內不少進步學生準備回內地參加武裝鬥爭，迎接全國解放。翌年一月，有不少年長的學生退學離開香港，奔赴惠陽山區。當年充滿革命激情的我，也希望回內地參加革命鬥爭，我曾經向在港從事秘密工作的大哥表達自己的意願，大哥要我向當年在校的教師華嘉（作家），提出要求。華嘉說，像我這樣有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大學畢業文憑的不多，在港英統治下，這個身份有利於長期打算。結果就是這樣留了下來，一留就是七十年，是一生一世。當年如果堅持回內地去，個人歷史便需重寫。

俱往矣，七十年風風雨雨，因讀李清薇烈士的文字引起一連串遐想。今垂垂老矣，讀先烈文字，敬佩她們的獻身精神，又感來日不多。只有戰戰兢兢，站好最後的一崗，為後人作好榜樣。

萃袖

余似心

鞋子——性感與誘惑

鞋，對於你的意義是什麼？舒服地保護雙腳在地面行走？這是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但對某些年代、民族、階層、群體和個人來說，鞋可能代表財富地位、性感誘惑、眾人焦點……

最近到上海，新開業的興業太古滙商場，剛好展出太古地產與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合作的《鞋履：苦與樂展覽》，展品來自世界各地具有特色，對足下履定義，有不一樣的體驗，眼界大開。

十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人，很喜歡到土耳其浴場浸浴。為免浴場高溫地板燙腳，大家習慣穿上木屐。浸浴者全都光着身體，如何能表達出自己的身份地位？於是有人想到穿上較高的木屐以能鶴立雞群，此風一起大家爭相仿效，於是木屐愈高愈顯示個人身份越顯赫。展出一雙就高二十八點五厘米！

有一雙較它更高的日本木屐，看來就像兩個小木橈。這是日本伎藝所穿的，因為屐太高不能抬腳而行，女伎會扭着小腰，把一腳離地向外伸，輕

輕畫一圈以慢慢移動，然後是另一邊。這樣左右扭動身軀玉步輕移的姿態，日本男士認為充滿性感，看得如癡如醉。鞋子，可讓女體更性感！旁邊放着一雙穿了走不了路的鞋子，高跟刻意做成一百八十度彎曲，且加了如釘子的裝飾，最特別之處是鞋底透明的。導賞員介紹這雙鞋子是來自一齣電影，因穿這鞋的女子都不能站起來，她們只能跪着或爬着，這樣腳掌底便朝天，男士從透明的鞋看到平時難得一見的腳掌會覺得極度誘惑云云！

在十八世紀的印度，送給新娘子的禮物常是銀鞋，乃裝飾華麗的露趾涼鞋，稱為Paduka，這類鞋子會成為傳家寶一代傳一代。銀鞋做得分外高，用以凸顯新娘。展示的一雙高約四吋，掛有眾多金屬鏈，行起來叮叮噹噹的很好聽。不過鞋面只有一像釘子形狀的金屬，須以兩趾夾着來行，實在考功夫！

走了不了路，底部透明的性感鞋子。 作者提供



百家廊

若荷

聽過一首思鄉的歌曲，好像是《家鄉楓葉紅》，溫婉吟唱着遊子的鄉情，訴說着對故土的愛與赤誠……走近清澈小溪旁的楓，摘取一片紅葉，看上面流動的一縷陽光，如金鏤輕輕拂過。一回頭，一隻貓、松鼠等小動物映入眼簾，牠們踏着細碎的步伐，於林中穿梭……

這是有陽光的秋天，聽完歌曲後另一刻的喜悅。對我來說，深秋的紅葉是被夾在一本日記裡的，那年我上初中，被無緒的秋風吹着，放學回家，路過父親的一位同事，大概下鄉蹲點剛剛返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載着他衣袂匆匆，一束紅葉別在鏽跡斑斑的車把上，在瀟灑行駛中獵獵如火，那一刻，本來有些破舊的車子，在我眼前瞬間嶄新銜亮。

從那時，方知道在我們當地，有種叫作紅葉的植物，生長在高高的山上，那座山叫封山。離我們居住的地方很遠，山的周圍皆是村莊，條條道路環繞在旁邊，唯獨它卻是沒有路的，要想上山就得順着放羊人踩出的山道。山道不陡，卻十分難行。

看紅葉，也是需要一番勇氣的。終於有一天，我們輾轉爬上山去，只是已經時隔十餘年。一束紅葉被我採回，透明、透亮、紅艷炯炯，透着火樣的溫暖，叫人捨不得捧在掌心。我把它插在一個花瓶內，用一杯清水養着它，怕它枯萎，堅持每天換水，它像一位情竇初開的少女，向我昭示出生命的活力。

過了許久，秋加深了，冬天來臨，它才開始枯萎，像一束絹花定格在枝上。我不禁摘下兩片葉子夾在書裡，從此對紅葉的這份情愫，由此暗生出來。每到秋天，登山去山裡賞紅葉，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欣賞它的金黃或深紅，喜歡它那迎風搖曳的姿態，它們就像英姿颯爽的舞者，在秋的脚步裡騰挪挪轉，於是秋天，便有人們所說的層次分明。

金秋雖有紅葉情，但是在我們家鄉的山上，此樹不多，大多是黃櫨，它的葉圓，如杏子剖開的半個斷面，圓潤、玲瓏。楓葉是楓樹的葉子，形狀為分裂的掌狀，而黃櫨不同，它的葉片橢圓飽滿。畫家喜歡畫它，飽蘸了顏料的畫筆，在宣紙上用用力地一頓，便一枝一葉，墨氣和澤。楓葉因艷麗獨佔秋葉的鰲頭，而黃櫨也不失它的妖嬈。每

年秋季來臨，秋霜染紅葉片之時，紅葉不但不會受到寒秋的威懾，而且還換上艷麗襲人的衣裳，以動人的身姿迎接南來北往賞秋的目光。色彩斑斕的紅葉，沐浴着秋天的陽光，閃動着萬籟光芒。

近年來，有關部門為增添環境美，栽植很多彩色樹種，深紅色的有黃櫨、香花槐、元寶楓；紫紅色的是紫葉黃櫨，淺一些的紅色和黃色還有欒樹、紅葉椿、金枝槐等等，每逢金秋，片片紅葉，迎風招展，萬山紅遍，就像座座山峯的旗幟，吸引着喜歡登山的人們，讓每一個秋日登高的人們領略到山河的壯麗，領略「楓」情萬種，這勝似花朵的葉，驅走了深秋的蕭瑟，沒有人不喜歡它。

只是這份情太濃太摯太長，寫不盡它的美好。你去看啊，峻峭的山崖上，綿亘的群峰中，到處彩葉滿山，在連綿的刺槐林和側柏的點綴下，隨着山嶺跌宕起伏，更顯得層林盡染，遠遠看去，金黃與火紅交相輝映。刺槐的枝幹是黝黑的，秋已落盡了它的葉子，松的針葉卻因秋寒而更加蒼鬱。廣袤的山川，無邊的林木，繽紛的彩葉，在蔚藍的天空下色調溫暖，一片空靈。如果說綠色是春天的輕紗，那麼到了秋天，斑斕的樹葉就是大地的衣衫。

自然，秋也是蕭條的，到處可見腐枝敗葉。有人說，秋是令人悲傷的，而我們知道，有所失，就必有所得，這是大自然的規律使然。捨得捨得，要捨才會得；要平常心，才能心平靜氣。人們喜愛秋天，因為它是令人沉靜的。人們喜愛秋天的紅葉，因為它是含蓄的。而「靜氣」和「含蓄」，才能衍生萬物之靈，才能體味萬物之美。

「萬里飛霜，千林落木，寒艷不招春妒。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我總覺着，宋代詩人張炎的诗句太惹人愁緒，現實中的紅葉，比古人的詩句美好得多。當「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的時候，火紅的楓樹也在高秋下颯然起舞，在人們的讚美聲中盡展柔美身姿，讓人想起唐代詩人杜牧和李峴的詩句：「霜葉紅於二月花。」

每個人心中的葉片，都不一樣，每個人心中的山，也和這漸深的秋一樣不盡相同，就

如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攝影師，每個人拍出的照片都那麼千姿百態，一幅幅如獨具營養的「鏡片」，舒緩着也滲透着我們的心靈。看過這些照片後，我們惟有感恩生活，心底寧靜，詩意頓生，它激發出我們心底的那份熱愛。熱愛楓葉的不僅是我們，國外也有人對它一往情深。素有「楓葉之國」美譽的加拿大，它的國花為楓葉，無論是馬路邊還是別墅旁，高大粗壯的楓樹到處可見，人們把楓葉作為國徽繪在國旗正中，使三片紅色的楓葉，成為國家的美好象徵。有了這些美好的象徵，這一枚枚經秋紅的紅葉，便再也不會激起人們的感傷。

許多年前，在一個大型文學網站上，有個二十幾歲性格開朗的男孩，把一幅類似動漫的藝術圖片發給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關楓葉的Flash。圖片上，一片火紅的楓林間，一位身材纖細的女子站在樹下，仰頭面向天空，面對片片旋轉的紅葉深深陶醉，整個畫面極致唯美。震撼我的，不只是那些枝頭飄零如花的楓葉，還有立在樹下虔誠仰望的女子，她那一襲不同尋常的白衣，將滿天的楓葉襯托得格外殷紅，讓人覺得天地萬物都頓時聖潔起來。

偶爾打開日記，還能看到十餘年前收藏的那枚楓葉，有位文友則喜歡將楓葉當做自己的書籤，許多楓葉的生命枯萎了，而它卻能夠保存下來，慰人相思。每回讀書都會追懷一番。將美好的自然之秋珍藏，彷彿珍藏已逝歲月的點滴，這樣的情懷令人羨之。正如此，楓葉的花語才是積極進取，不斷向前邁進，儘管風雨摧毀它的容顏，但只要不為含泥，仍然斑斕繽紛。據說，紅葉是可以代表故鄉的，感恩所有的林業工作者和愛護樹木的人民，正是由於他們的辛勤養護，才築起無論夏天還是秋天都鋪展如錦的生態屏障。



秋天的楓葉艷麗迷人。 新華社

網人

狸美美

搞什麼鬼？

最近數日，小狸每次打開朋友圈，都會不時冒出一批「神頭鬼臉」，到了10月31日這天衝至頂峰，各種青面獠牙、血漬呼啦、殭屍骸骨什麼的完全呈刷屏之勢。國人過萬聖節，這幾年也常有，但如今年般洶湧，卻是始料未及的。一夜之間，古老的東方國度似乎都在普天同慶這個西方的鬼節，更讓人蒙圈的是，參與者中兒童佔了相當大的數量，問其原因，都是幼兒園和學校積極鼓動的。看着滿屏熱鬧卻變了味兒的中國式洋鬼節，真想問一句：搞什麼鬼？

萬聖節，作為西方傳統節日，但香港也有過萬聖節的習慣。在西方傳統上，認為萬聖節前夜是鬼怪最接近人間的時候，所以因應相關傳說衍生出了一系列風俗，包括戴面具、扮鬼怪、挑南瓜燈、要糖果等，整個萬聖節的主題都是死亡、魔法、鬼怪，有着非常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

今年的萬聖節，突然之間成了舉國歡慶。小狸刷着朋友圈，看到內地的繽紛程度遠超香港蘭桂坊，滿大街喪屍女鬼，好像人家都有個萬聖趴。其實，在國人過萬聖節這個問題上，小狸覺得年輕人熱衷無可厚非。即便很多人都並不了解萬聖節背後真正的文化，但作為年輕人、大學生，喜歡熱鬧，這都太正常也太應該了。他們並不是有多麼喜歡萬聖節，他們只是喜歡這個瘋狂而有趣的夜晚。

需要吐槽的是萬聖節中的兒童，確切地說是被熊學校和熊家長莫名推進洋鬼節也不加保護和教育的無知兒童。隨便掃一下網絡，就能看到類似的新聞和吐槽：幼兒園組織過萬聖

節，要求家長做南瓜燈，附近菜場南瓜被搶購一空；幼兒園老師扮鬼追小孩，小孩大哭，老師大笑；快晚上十點了，門口突然有人敲門，一開門是鄰居孩子來要糖果，好尷尬，沒準備怎麼辦？另，家裡老人已睡了被吵醒；剛才親眼目睹一群熊孩子湧進便利店，沒禮貌地對店員說：「快給糖不然鬧你們！」店員只好勉為其難自掏腰包買了些糖果，熊孩子拿了糖轉身就走，另外還有好多家長跟隨……

這裡面，暴露了一些問題：第一個，萬聖節中的兒童安全，包括心理和身體兩方面。

心理上，幼兒園、培訓機構和學校，尤其是私立的，為了顯示自身「洋氣」，紛紛成為萬聖節的落地推手，積極組織孩子們過節，但當這些身心發育都遠遠尚未健全的小孩甚至是幼兒面對以「恐怖、死亡、鬼怪」為主題的活動時，對他們心理的影響誰來把握？誰又來負責？身體上，上門討要糖果是有很多注意事項的，包括：年齡小的孩子出門要糖果須有家長陪同；穿着戲服須不妨礙行動，不要戴面罩；只能站在門口，不能進入屋內；要回來的糖果須經家長檢查過才能吃等，而這些家長們有做到嗎？

第二個，萬聖節中的兒童教育。過節也不能胡來，不能把討要糖果的傳統風俗變成搶劫。討糖有討糖的規矩，包括：只能掛有萬聖節標識的家庭要，沒標識的人家根本不過這節；過了晚上九點就別敲門；上門要穿鬼裝，免費拿人家糖自己總要有點投入；不要拿太多；拿了說謝謝；給的糖果不喜歡也不要拒絕。萬聖節可以過，但要靠譜地過。

昨日

陶然

前門大街

其實真正應該是「正陽門箭樓」，在北京多年，我也只叫它「前門」。多次經過，我都沒有想要去看一看的願望。前年路經只是靈機一動，隨手拍了一張相，如此而已。那個傍晚坐車馳過，只見霧霧鎖着城樓，看不清真面目，有點失望。

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門大街上，這條大街北起正陽門箭樓，南至天橋路口，與天橋南大街連結。這裡是北京的传统商業街，前門大街及其兩側的大柵欄街道、前門街道轄區內，有許多中華老字型大小，如「同仁堂」、「全聚德」、「張一元」等。經過改造，從前門到珠市口一段前門大街，成為步行街，並重現前門大街清末民初的建築風格。同時恢復了前門至珠市口段過去有軌電車的「叮叮」聲。那次，我就看見電車來回叮叮駛過，吸引懷舊的人去乘坐，但是我沒有，反正香港電車每天叮叮噹噹，由東到西，再由西到東，於我並不新奇。但回到香港，還真有點後悔不去嘗試一下那滋味了。

每次回北京，幾乎都要上前門大街的「全聚德」吃北京烤鴨，並不是非吃不可，但到了北

京，不吃烤鴨，好像總缺了點什麼似的。其實，王府井、和平門的全聚德都去過，也分不大清楚哪裡最好，才是一般認定，前門最正宗，可說是總店，全聚德發源於這裡。其原址是在現址後面的內市胡同，隨着營業規模愈來愈大而不斷擴張，店堂推前到前門大街臨街街面上。如今到這裡，人多，須輪候，但總是心甘情愿。現在，「大董」的烤鴨也很好，我在工人體育場那邊吃過，但心目中還是全聚德優先，也未必是先天為主作怪吧？

以前，我在北京上學的時代，西長安街電報大樓對面、首都電影院旁邊也有全聚德分店，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倒是王府井的全聚德還在，我和阿太去吃過。第七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時，吳義勤曾請我和張煒也吃過一次。那時，我們住在北京飯店，就近，走過去沒多少路。

前門大街的全聚德，也收藏了我的青春記憶。文革後期，我曾到那裡和同學吃烤鴨，好像是慶祝生日。我到臨別北京時，也在那裡請過鄰居吃烤鴨，那時還可以叫半份，一份吃不

完呀！

前門大街還有大名鼎鼎的「大北照相館」，特別是八串聯時期，外地人都要到天安門前照張相留念，那時，負責在天安門廣場替人拍照的攝影師就非常繁忙，有點應付不過來。也許是受到那時氣氛的影響吧，臨畢業離開學校前，並沒留下全班同學的集體照。我們十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便自發地組織起來，一起跑到大北照相館，照了一張集體相，成為很寶貴的紀念，因為我們再也回不到青春時代了！當我又經過大北照相館的時候，心裡暗想，感恩那時的留影，見證了當時的風雲。想起來，在北京期間，我好像只上過幾次照相館，清楚記得的，第一次是到中國照相館，最後一次就是去大北照相館。

有人問起，當時為什麼選擇大北照相館，而不去中國照相館？我也說不清楚，可能是阿太住那一帶，我們從北京師範大學東門出發，門口對面就有22路公共汽車站，可以直達終點站前門吧？可惜記憶模糊了，只能憑空猜測罷了。